

# 城市记忆的唤醒与传承

罗丽

慢慢地,我发现,与其说是要替他们说百余年前广州城所经历的那些风雨飘摇,还不如说是当下的我如何看待那些曾经家园尽毁、面对满城疮痍的人们揭竿而起、击鼓出狮。

大约是2016年元旦,我接到广州歌舞剧院抛来的橄榄枝,问我有没有兴趣写一部以醒狮为题材的舞剧。对于主业从事本土文艺研究和戏剧评论的我,凭借着一名广州土著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深情,不知深浅地一头扎进了舞蹈文学剧本的创作中。

一般而言,舞剧创作分几个阶段:编创属于一度创作,文学和戏剧范畴的主题立意、人物关系、故事情节,整个剧目起承转合的节点,基本在文学本创作阶段就会确立下来;编导的二度创作,则是把文字形象化、具体化立在舞台上,需要考虑具体的舞台调度和人物行动线,舞蹈编导会根据舞蹈单双三群的铺陈做出具体的编排;三度创作就是演员的表演和对角色的诠释,实际也考验演员的舞蹈功底和对角色的人物理解塑造能力。

在《醒·狮》之前,小舞剧《醒》曾获得广东省舞蹈大赛7个奖项。从2016年初起,总导演史前进、总编导钱鑫、王思思还有我,在小舞剧的基础上对这个题材不断讨论。这是一个交互的过程,其他几位更多地从舞蹈的角度进行考虑,我则会从戏剧及文学的角度切入。而影视观念的介入也是我们常常跳出舞台创作的常规来“陌生化”思考的角度,毕竟,现在的观众深受影视观赏逻辑训练,水平和感知度早与过去不同,套路和反套路之间如何把握,都是早期考虑的问题。

在创作采风之初,我和主创们来到位于广州老城区两千年老中轴线旁的广州工人醒狮协会,在民俗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了醒狮——作为现代竞技体育的醒狮、作为血脉文化传承的醒狮、作为舞者精气神魄的醒狮。在两年不间断的采风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广州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中村少年,在醒狮文化的激励和熏陶下,在偏离人生轨道的泥潭里重新变得阳刚坚毅、富有冲劲。这样的体验使得我们真切

抓住了那些曾经在脑海里“欲说还休”的部分,填补了生活中真实的醒狮、历史中曾经的醒狮以及那些舞狮人的精气神之间的间隙。

故事的发生地三元里原是广州北郊的村落,百余年后的今天已经变成广州大都市中街道一级的“城中村”。无论是三元古庙里高挂的三星旗、村中祠堂一直摆放着的狮头和大鼓,还是每年元宵节三元里庆典上的醒狮表演,是历史和现实让我们看到,醒狮的前世今生与三元里的交融。我相信,以三元里和邻近四乡民众为主体的起义抗争运动之所以会取得胜利,既有偶然——大雨使英军的火枪无处发威,也有必然——尚武侠义的精神传统、保护家园的拼死一搏在历史中均有原型,例如爱国乡绅何玉成、巾帼侠女飞轮凤。所以,《醒·狮》确立以鸦片战争为时代背景,确立虚构的人物阿醒母子、龙凤兄妹和三元里抗英事件间的故事,是一个文化寻踪溯源的最终答案。这部舞剧所展示的百余年前的广州,正是不少观众的“乡愁”所系——对于“老广”而言是曾经熟悉乡音乡情的回味,对于新广州人而言却是对这座城市生发的认同感,也是新的乡愁产生的起点。

在走访多地的采风中、在无史料的翻查追寻时,我在与编导们一次次的讨论磨合里,在无数次深夜无眠孤灯独对,一次次地推翻重来,舞剧《醒·狮》就这样在我笔下慢慢呈现出故事的模样。作为文本的缔造者和人物的设计者,我穿过时空的烟云重返百余年前的广州城,和曾经在那个时空里的他和她对话。我很想知道曾经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在那样一个时刻的所思所想所感。慢慢地,我发现,与其说是要替他们说百余年前广州城所经历的那些风雨飘摇,还不如说是当下的我如何看待那些曾经家园尽毁、面对满

城疮痍的人们揭竿而起、击鼓出狮。我想讲一个广州的故事,并不是简单把历史搬上舞台,而是以今人的视觉去看待百年前广州人的城和事。

此次的创作团队也很有意思:既有土生土长的“老广”如我,有在广州工作生活二十多年的新广州人,也有从北京邀约来的艺术家。艺术创作中最需要的除了熟悉还有距离。因此,经常会从惯常中抽离出来,从他者的视角来再次审视。作品以醒狮为题材,但绝对不仅仅是作为民间民俗和竞技武术的醒狮,而是以舞蹈特有的肢体语汇糅合醒狮的技巧精髓,以期对南粤传统文化进行一次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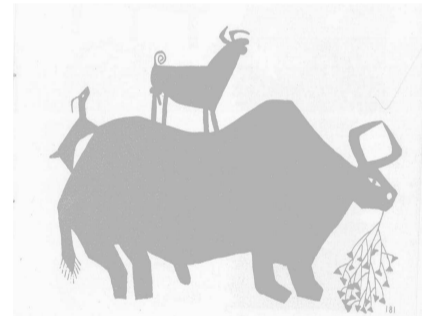
而所有的沉睡都只是为了那一朝的觉醒。于是,在这个以鸦片战争为背景的故事里,既讲述阿醒母子与龙少凤儿兄妹相遇、相斗、争霸,最后经历战乱携手反抗,也描述了众人陷入心结难解、心魔常在的自身困局,更在序幕和尾声加入了现代舞狮人回望先辈的姿态,以求对百年前历史前尘进行回溯,从而带出醒狮文化生生不息、醒狮气脉代代传承、华夏文化颂扬久远的民族复兴梦圆愿景。

曾有朋友问我,三元里抗英的故事和醒狮这个题材听起来不太容易吸引年轻人,在创作时如何贴近年轻人趣味?我想,主流价值观的作品能否吸引年轻人,具体还是看作品的艺术品质和具体的表达方式。从戏剧的角度,我始终认为,写人物比讲故事更重要,好的戏之所以能吸引观众,靠的不仅是题材立意,更需要情感的共鸣,故事的悬念、人物的可信。因此,无论是《醒·狮》还是《醒》,在抓住“醒——觉醒”的主题后,我首先考虑的还是塑造怎样的人物才真实可信,以及怎样才能打动观众,如何在故事里营造足够的悬念,使得观众的注意力被作品所牵引。于是,我在《醒·

醒》里安排了些出奇不意的反转和伏笔。

舞剧长于抒情,但《醒·狮》当在讲故事和讲感受之间,我和编导在反复讨论磋商中选择了一条与一般舞剧不一样的路。很多看过演出的朋友都会感慨于其超乎常规的叙事容量与叙事节奏,实际上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们尝试着用舞蹈的形式去讲一个带有影视叙事色彩的故事。如果说,影视作品中有唯美纯爱的日韩偶像剧,也有密集紧凑出其不意的美剧,那么,舞剧《醒·狮》愿意以超乎常规的叙事容量,尝试引领舞蹈界的“美剧”风尚。

有时候,创作过程也是作者面对人生、面对人性的一次内省,笔下的人物会成为镜子,照出镜花水月或无尘菩提。对于《醒·狮》而言,这是一个关于广州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广州人的故事。我尝试着和广州这座城市聊聊天,也尝试着把这座城市的故事告诉他方的朋友,让这些故事传得更远,期待故事里的人能走进观众的心里。



青 韶

由罗彤女士重新编译、希腊导演马尔玛利诺斯执导、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出的古希腊悲剧《厄勒克特拉》,近日在上海大剧院演出。将一部约2500年前的西方戏剧搬上21世纪的中国舞台,这无论对导演还是对演员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看完这部作品后,我的总体感受是五味杂陈。对于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古希腊戏剧更多是案头的文学作品,而不是真正在剧院观赏的戏剧。古希腊戏剧起源于每年一度的宗教祭祀活动,圆形剧场可以容纳近两万人,演员在剧场中央朗诵剧本,带有很强的崇高感,很少有夸张的动作,剧情基本上靠演员朗诵来表现。现代剧场的背景和规模发生了很大变化,只靠演员朗诵很难达到理想的戏剧效果。话剧中心这次演出的编译和导演特意在剧中增加了大量动作,原剧中的歌队成员更加充分地融入剧情,使人物的内心活动尽情外化成各种奔跑、慢步、定格。有时是轻声碎语,有时是夸张的嘶叫,加上一些现代道具,使整个剧既保留了古典悲剧的结构,又充满了现代戏剧的内涵。

说到古希腊戏剧,不禁令人怀念起罗念生先生,他一生致力于古希腊戏剧的翻译,是最早、最全面译介古希腊戏剧的翻译家。这次演出的编译罗彤女士即是罗先生的孙女。对照原剧和新剧,编译和导演在舞台设计上算是下足了功夫。就拿俄瑞斯忒斯与厄勒克特拉在第三场的对手戏来说,原剧的动作是极简的,舞台提示只有两句:厄勒克特拉接过骨灰罐;俄瑞斯忒斯把罐子收回。但在新剧中,厄勒克特拉见到弟弟的骨灰罐后,编译和导演设计把罐子置于舞台的正前方,让厄勒克特拉从舞台后方匍匐前行,口中诵念着她内心的痛苦,这就独具一种舞美效果。另外,除了舞台表演之外,在舞台的上方还设置了一个可以切换的视频显示,为观众增加了一个新的舞台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新剧在古典抒情诗性与现代舞台美学这两方面的结合上做出了有意义的突破。

戏剧最重要的还是语言。我相信罗念生先生的译文是完全忠实于原剧的。新剧的语言更贴近于当今的说话方式和日常语汇,更符合这次表演的环境要求。除了在极个别

处做了省简之外,原剧的所有台词都保留下来,甚至某些舞台提示也由演员作为台词诵出。在传统戏剧中,戏剧的当前场景只能表现一个时间和地点的剧情;背景剧情的介绍或推进是靠陈述或对话来实现的。基于演员与剧情的关系,在语言方式上可以分为直接、间接两种类型。就一般古希腊悲剧而言,包括《厄勒克特拉》,原剧出于表演环境的要求,当前场景的直接表现虽然较多,但间接的陈述和对话也分量很重。还有大量的内容则处于间接陈述或对话与直接表现(包括演员直抒胸臆的大段抒情性朗诵)之间,既像是对剧中人物言说,又像是观众言说。新剧的编译在这部分台词的处理上特别用心,往往通过不同的语言方式将间接转化为直接,使观众更能感受到人物的情绪变化。如第一场厄勒克特拉的独白,罗念生先生的译文:“任何一个高贵的女子看见……能不像我这样悲叹吗?”像是在陈述一个普遍性的观点,罗彤女士的译文:“有哪个出身高贵的女子看到……不会心痛欲绝?”情绪更加强烈。又如罗念生先生翻译成:“首先,那生我的母亲的

恩爱变成了深仇大恨;其次,我是在自己家里同杀害我父亲的凶手们住在一起……”这“首先”“其次”两个词让人物显得非常理智,罗彤女士则译成:“生我的那位母亲,无情的仇敌。我在父亲的家室,与杀我父亲的凶手一同居住……”连接词全部省掉,语言方式变得更为直接,情绪表现得更加强。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几乎贯穿了整个悲剧,它们共同增加了新剧的情感力度,使它超过了这个悲剧按其原本样式表演可能达到的感染力度。

有趣而不能忽视的是在这个新剧中所用的音乐。歌队的合唱是古希腊戏剧的重要内容。在新剧中,人物增加了一些吟唱片断,长篇合唱由此起伏的朗诵代替。除了15名演员和歌队演员以外,还有两名演奏中国笙和古希腊双管笛的演员,音乐中含有一些中国民歌元素。配乐融入整个剧情,若有若无,并不特别抢眼,其音响效果充满诡异的气氛。可能编译和导演是有意要消弱原剧中的崇高感,增加这个复仇事件的诡异氛围,而音乐在这个效果的达成上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古风新韵两相宜

黄福海